

# 哪个瞬间,让你意识到父母真的老了?

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过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。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

也许你就在父母身边,也许你和他们远隔千里,每当春节临近,思念总会在空气中越酿越浓。时间过得太快,在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,父母却在慢慢变老。你是不是也很怀念那几年跟他们较劲的日子,怀念妈妈的唠叨和爸爸的严厉。不知不觉,母亲的腰弯了,父亲的背驼了,我们也成了父母心中的大树。有没有哪一个瞬间,让你意识到父母真的老了?有些事,可以慢慢来,唯独陪伴父母这件事,一定要快点。

## 老爸的“骚扰”电话



莹莹

那天一大早,老爸就从千里之外打来了电话。

电话里,他老生常谈地挨个问完我们一家三口身体好不好,工作忙不忙,娃学习累不累,然后开始追问我家车子的型号、生产日期等。我有些纳闷,他什么时候变成机械迷了?说实话,我对这样的机械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,就希望他快点结束这个话题。

老爸似乎听出了我的心不在焉,轻咳了一声后,说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家车子的,还说他一宿都没睡好觉——他在表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得多大的事啊,让一向宰相肚子的他如此心事重重?

电话里,老爸几乎是命令般地让我竖起耳朵做笔录,还交代一定要拿给我老公看。然后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,隔空给我念起了报纸。中间,还怕我听不清楚,记录有误,不厌其烦、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些字母和数字组合。百十字

的新闻,他念了足足有十几分钟。

请原谅我开小差,因为在他笨嘴拙舌地念那些拗口的字母组合的时候,我的耳朵已经不在线。那会儿,我在很积极地思考一个问题:从没学过英语的他,怎么能把那些英文字母念得那么顺畅?而他所谓的担心,原来是报纸上说,我家那款车某些型号的制动主缸有设计缺陷,存在安全隐患。公司公告说要召回时间内的这些车系,以消除隐患。在得知我家车子型号和生产日期都不是公告上的那些,他才如释重负地挂了电话。

隔天,还是一大早,老爸的电话又打来了。听着我慵懒的声音,他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病了?得知我正在赖床,他才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昨晚梦到我生病了,不放心,所以打来电话询问。我把声音提高八度,告诉他我吃饭多、睡觉香,好得很,他才放心地挂了电话。

就在老爸挂断电话的一刹那,我的心忍不住一颤:以前的老爸从来不会这么杞人忧天、婆婆妈妈,他也从不把对我们的关心溢于言表。可是,如今一则小新闻,甚至一个不着边际的梦,就让他心起了心事,还忧心如焚。

拿着听筒,我差点泪目……时光,它带走了一位年轻的爸爸。

## 藏在“挑剔”里的爱



向日葵花语

父亲将方桌推到客厅靠墙的位置,母亲踩着小板凳,一只手持着父亲的肩膀,试图登上桌子,去掸掉高处墙壁的灰尘。可,迈上去的老腿怎么也用不上劲儿……

看到他们这样,我连忙阻止。母亲冲我笑笑说:“那我们擦抹低处吧,这样快一点。”

阳光透过窗户,在客厅折射成一道光柱,将飞扬的灰尘照得一清二楚。父亲和母亲恰好在光柱里,和飞扬的灰尘混在一起,身材显得更加加佝偻,布满褶皱的脸庞笑着,却没有了我记忆中的光彩。

记忆里,母亲在过年除尘这件事上很挑剔,她总怕别人收拾不妥帖,事事都要亲力亲为。小时候,家住矿上的自建房,墙壁和天花板都是最原始的泥皮,每年年关,母亲总要上到矿上收发室要些旧报纸,一张张地糊。从天花板到墙壁,一张挨着一张,报头的朝向必须一致,不能横一张、竖一张,那样杂乱不美观。那时,她还年壮,踩着两个板凳搭起的简易架梯,一会上一会下,不嫌累也不嫌烦。后来,矿上分了楼房,母亲总是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,一尘不染。每年的大扫除,我们都回去帮父母清扫,但母亲总嫌我们毛躁,这儿也不对,那儿也不妥,把我们支得远远的。

其实,母亲不仅在“除尘”这件事上挑剔。那年流行中国风,我为母亲买了一件蓝底白花的中式棉袄,喜滋滋地带回去给她。可她看到后,把脸拉了老长:“孩子上学正是花钱的时候,瞎买啥呢!这衣服我不中意,赶紧拿去退了!”我听后,心里十分不快:你这个人咋就这么难伺候,带你去买你不去,给你钱你也不买,买回来你又嫌不好看!我与母亲闹得不欢而散,赌气很久没去看她。直到前年,老公送母亲回乡参加表妹的婚礼,母亲不仅穿上了那件棉袄,还围上了我给她的围巾。老公说,母亲告诉亲戚朋友,她浑身上下穿的都是闺女给买的,闺女舍得花钱,买得都是上好的……我听后,心里一阵酸楚,我何尝不知,母亲其实不是挑剔,她是舍不得让我们受累,舍不得让我们花钱。

时光荏苒,我们姐弟各自奔忙着自己的生活、工作,从未想到父母已一天天年迈。而面对繁冗杂乱的年终大扫除,母亲再也没有大包大揽的底气了。

母亲依旧执拗地坚持在低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她与父亲一起拿着抹布,半蹲着擦拭墙裙的尘土,可没多大工夫就累得要在沙发上坐一会。弟弟看着心疼,故意指着他们擦过的地方说:“看看你们擦得像猫画虎,还不如不擦呢,尽添乱,快一边歇着去!”母亲听后,脸上划过一丝失落,撂下抹布,自顾自地叨念自己老了,不中用了。

我在一旁看着,眼睛瞬间潮湿了。是啊!父母真的是老了。眼前的这一幕像极了母亲年轻时挑剔我们姐弟的情景。我想,那时母亲的心情也如同弟弟此时的心情一样吧,挑剔的背后,其实藏着对我们的爱。

## “儿子,你下楼来”



范德洲

我大学毕业的时候,还是“分配工作”阶段,我被分配到离家很近的县城一所中学。隔三差五,父母就会顺路给我送点菜什么的。而每年夏收与秋收之后,父亲总会给我送一大麻袋刚加工好的新鲜大米。这种状况,一直持续了好多年。

工作几年之后,我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房子在四楼,当时是最高层,而且对面也没有住户,所以只要听到楼梯响,我就猜到有人找我。其中,以父母的脚步声居多。有时步伐非常沉重,偶尔还伴随着喘着粗气,那一定是父亲扛着米袋上楼了。虽然我每次都让他放在楼下,喊我一声就行。但是,父亲总是在将米袋放下之后,轻描淡写地说一句:“这有什么啊?要是这点米我都扛不动了,那还有什么用。”看着父亲这样“逞能”,我也乐得坐享其成,至少,这说明父亲还是强健有力的。

过了几年,学校扩建,我们搬出校园,购房居住。依然在学校附近,依

然选择了四楼。不过,现在的条件好多了,一楼的门禁处安装了门铃,抬手一摁,“叮咚”一声,就可以楼上楼下实时对话。父亲还是会经常给我送菜、油和大米,不过,进门之后,喘气声比以前明显多了。而且,当我再次让他喊我下楼时,他也不再逞能,只是呵呵地笑:“还行,还行!”

又过了几年,一个午后,忽然门铃“叮咚叮咚”地响起来,我拿起话筒,就听到父亲说:“儿子,你下楼来,我给你送了一点米。”我连忙跑下楼。父亲站在楼梯口,看到我下楼,脸上浮现出羞愧的神色,放低声音对我说:“你帮着把这袋米扛上去吧,我真的扛不动了。”那一刻,我猛然意识到,父亲真的老了,要不然,一向好强的他绝不会在我面前示弱,更不会主动让我下楼。

想想也是,自己的孩子当时都已经读高一了,父亲怎么会慢慢老去?只是父亲一直在有意掩饰,而我也在有意无意中忽视了这一点。

现在,父亲身体越来越弱,但他还是不愿服老。身体偶有不妥,他就牢骚满腹,自怨“像个废人一样了”。面对着这样孩子气的表现,我总是尽量抽出时间,陪他在田头转转,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,慢慢地,父亲脸上的笑容又多了许多。

## 母亲的厨艺“退步”了



陆泽民

小时候,我最爱吃母亲做的菜。母亲的厨艺在我们村庄是出了名的。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,必请母亲当厨。母亲也不推辞,系上围兜,戴上套袖,站在由门板搭成的案板前,挥刀切、刨、滚、捶,再到灶前挥铲,炒、烹、炸、熘、焖、煮,一盘盘香味扑鼻的菜看端上桌,馋得满座啧啧称赞。

都说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但母亲偏不。那时候,一年里很少能吃到肉,母亲为了让我吃得饱,吃得好,总是隔三差五地将菜园里的小菜翻新花样,让我常吃常新。有了母亲精湛的厨艺,童年的我胃口一直很好,长得也比同村的孩子结实。

长大后,我在远方的城市工作,定

居。在城里工作的30多年里,我很少吃到母亲亲手做的饭菜了。

前不久,我回老家小住,说想吃母亲做的小菜。母亲显得很高兴,连忙下厨掌勺,我在灶边添火。菜端上桌,尝几口,我傻了眼,每道菜都烧糊了,色香味俱失,而且咸得难以下咽。母亲一个劲地劝我多吃,说味道好着呢。我抬眼瞅了瞅母亲,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,头上添了许多白发。那一瞬间,我感到一惊:母亲真的老了,视力差了,味觉钝了,厨艺不知不觉明显“退步”了。看着母亲吃得津津有味,我的鼻子一酸,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。

第二天,母亲面有愧色地说:“我炒菜放盐咋就没准星了呢,还是你来掌勺吧。”说着坐到灶下生火。我默默接过母亲的围兜和锅铲,心里五味杂陈。

妈,您老了,从现在起,就让我常回家看看,多为您做几顿可口的饭菜吧。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。

## 有一天,你会不会忘了我



安玉芹

那天父亲打来电话,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。我告诉他,腊月二十六才放假呢,等收拾完东西,买好年货,估计到家已经农历二十八了。

过了一天,电话铃响了。电话那头传来父亲苍老的声音,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。我又重复了前一天的回答。

又过了两天,父亲在电话里又问了同样的问题。我笑着回复:“不是告诉你两遍了么?是不是想我了,盼着我早日回家?”

电话那头是几秒钟的沉默,然后传来父亲自问自答的哀叹:“我问过吗?我怎么不记得?”我一惊,心头是无法言说的落寞。父亲老了,记忆开始减退,他最在乎的

东西也开始遗忘。那个记忆力超强的父亲,会不会有一天不记得我?记忆力减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而在这个漫长的衰老过程中,我却没时间在左右。

记忆中,父亲的记忆力出奇的好。小时候,我爱听故事。夏天的夜晚,繁星闪烁,父亲把院子打扫干净后,铺一张凉席在地上。我眨着眼睛躺在凉席上,父亲一边用蒲扇给我驱赶蚊虫和酷热,一边给我讲故事。故事听腻了,我就缠着父亲讲个新鲜的。父亲就一段一段地讲,听得我入了迷。我问父亲:“你不是说就读了两年书吗,怎么知道这么多?”父亲狡黠地一笑,说:“这些都是听评书记下的,我只要听过一遍感兴趣的,无论过多长时间,我

都会复述下来。特别是我宝贝喜欢的东西,更会记在心里。”

结婚的前夜,我想把见证了自己成长的一些小玩意打包带走,可很多东西都忘了放在哪儿。父亲不言不语,一一给我找出来,存放在一个精美的首饰盒里。我不解地问父亲,我存放的东西他怎么知道在哪儿。父亲笑了,嗔怪我是个迷糊。原来,每次放东西,他都默默帮我记着位置。

这个对很多东西过目不忘的人,竟然在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老了。甚至记忆减退到忘记一天天的事情。

以后的日子,我要每天在你面前晃悠,绝不会给你忘掉我的机会。

都会复述下来。特别是我宝贝喜欢的东西,更会记在心里。”

结婚的前夜,我想把见证了自己成长的一些小玩意打包带走,可很多东西都忘了放在哪儿。父亲不言不语,一一给我找出来,存放在一个精美的首饰盒里。我不解地问父亲,我存放的东西他怎么知道在哪儿。父亲笑了,嗔怪我是个迷糊。原来,每次放东西,他都默默帮我记着位置。

这个对很多东西过目不忘的人,竟然在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老了。甚至记忆减退到忘记一天天的事情。

以后的日子,我要每天在你面前晃悠,绝不会给你忘掉我的机会。

## 当你老了,有我在呢



杨莹

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,飘着细细的雨。我带妈去看医生,爸坚持要跟着。我和妈走在前面,爸走后面。

走过邻居家就是转角了,我下意识回头看,爸还站在我家和邻居家之间的巷口,手里的伞还没撑开。他专心摆弄,就那么让雨飘着。我有点烦躁,让妈等着,自己转身走回去。走到爸跟前,听到他喃喃自语:“咋弄的?是不是哪儿坏了?”我接过伞,稍一用力,伞开了。

我默默把伞递给他,没走上几步,就

又和他拉开了距离。

走了一会,还是没忍住,我回头又

看。爸那一头,花白,稀疏,在料峭的风中是那副模样。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,我的爸爸老了,老成了一个笨笨的孩子,竟然连一把雨伞都不会开了,在我面

前也没有了家长的威严。而妈妈,此刻紧紧拉着我的手,也像一个无助的孩子。要知道,妈以前很少喝药,而这次不过是小小的感冒,就把她打倒了,要去问医生。我这个一向让父母不放心的娇女儿,竟然成了他们的靠山。

或许是我和父母住得太近的缘故,爸妈什么时候老的,我都没有注意。我一直感觉,妈还是那个走起路来脚步带风、我要小跑才能跟上步伐的刚强老太太;爸呢,体质一向不好,但几十年来都是家里的顶梁柱。还记得上初一,学校组织春游,中午我中暑晕了过去。爸当时是带队老师,他闻讯冲过来,背着我一路疾跑,在行人的指点下很快找到就近的诊所。在学校里,爸是出了名的瘦弱。那一刻,他化身超人,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而现在,爸不要说跑,连走路都慢慢腾腾,生怕踩着了蚂蚁似的。

到底是我自己粗心,其实,要强的爸妈早就开始向我示弱了。爱干净的妈不再拖地板,说拖一次得歇半天;爸日渐依赖我,大小事都要我拿主意……我这个一向被他们宠惯了的女儿,或许潜意识里一直在假装没看到他们老去。

想想有点心酸。爸妈怎么会不老呢?我都已经奔五了呀!好在,当父母老去,我身体还算健康。风来了,我来挡风;雨来了,我来遮雨,就像他们曾经为我做过的那样。



## 《聊客》

欢迎那些充满智慧和调侃的文章、那些个性化的观点、那些个性化的语言,篇幅以600-800字为宜。新鲜作者请联系我们——

QQ: 235607346  
邮箱:lbwkiaoke@163.com